

2001年中国短篇小说 精选

目 录

短篇三痴	林斤澜 (1)
倒立	莫 言 (6)
女同学们二三事	苏 童 (24)
日子	陈忠实 (43)
一块板皮	刘庆邦 (54)
往事	史铁生 (67)
最后的牵手	雷抒雁 (81)
纸翼	潘 军 (84)
两儿童	阿 成 (95)
浪漫的薛姨	张一弓 (103)
锁阳	漠 月 (118)
会餐	金学种 (133)
洪水时期的爱情	衣向东 (143)
红蚂蚁	红 柯 (154)
地下爱情	孙春平 (166)
六福楼	范小青 (188)
红幡	星 竹 (199)
葬马头	刘玉栋 (215)
换牛记	迟子建 (233)
红花绿叶	石舒清 (回族) (249)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裘山山 (264)
划过秋天的声音	温亚军 (280)
太阳落在有鱼的地方	白天光 (288)
擎天楼	聂鑫森 (298)
成珠楼记忆	张梅 (310)
乡村教师	秦岭 (324)
举举妈的葬礼	陈继明 (331)
了悟禅师	凌鼎年 (342)
哈一刀	马步升 (345)
槐树的秘密	姜贻斌 (352)
卡锁	文炜 (367)
幸福的轮子	陈然 (388)
文人老满	石钟山 (397)
回家	王建平 (408)
安子的拳头	邵丽 (421)
获奖照片	张学东 (438)
猎遇	张人捷 (458)
找打	野莽 (483)
守望者的爱情	郭小橹 (496)
九曲桥	王季明 (517)
刻在生命线上的故事	职焱 (534)
附录：2001年短篇小说创作漫评	胡平 (541)

短篇三痴

林斤澜

前 言

报载有的城市已经进入老年社会。老年服务必须赶紧起步。又有尊称银色工程，告知企业家虽说利薄可是稳定，更有持续市场。又有某地某城统计，痴呆症竟占老人的十之一二。又有一说此症本来不少，只因检查手段落后，当做老糊涂了，或返老还童一声“老小孩”就交代了。这里记下症状数则，或可供工程参考。

花 痴

陈素娥 女 六十五岁 生活自理，手脚自如。衣着整齐，梳理干净。每日早晨或傍晚，必到公园散步，爱去树林背静地方，来回逡巡。遇见单身老头练气功、打太极拳或随意做操，先静默观看，再定睛，出神，眼皮半合，起雾，发光如玉的水色，如水的花色，如花的鼓苞初开……日常简单点就说“花”起来

了。其实还是简单不了，这“花”人见人爱，可又人人耻笑。若在男性，是寻花问柳之花，女性则是水性杨花。

一天黄昏，有一男人伸手牵花眼女人走进灌木丛，就地作乐，这位陈素娥顺从不语。

过后，陈的成年子女发觉，报警。警方找来四五个嫌疑人，让陈辨认，素娥茫然。叫她看过来就一个个看过来，然后又一个个看过去。脸上毫无反应，如目中无人，如凝视远方。

警方又把嫌疑人带一个来，单独相对。监视的警方也闪在一边。片刻，看见女人的眼睛定了神，接着“花”起来。换一个嫌疑，同样顺序重复。

案定：“花痴。”

备注：陈素娥的丈夫，五十年代一次肃反运动中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石 痴

徐陵（1920—1990）男 汉族

二十岁时，抗日战争中突围，从高山陡坡滚下，落在石头槽中，昏迷。午夜，小雨，冻醒。面对巨石，不知所之。稍稍爬动，全身疼痛，才恍惚相信是阳间。连摔带滚，竟又落到山客窝棚门前，得到山药医治。五日后，有自己人路过，天也，回到革命队伍。

二十一岁（即1941年）到七十岁（即1990年），整五十年间，因这滚坡落石的五天，不断接受审查。山客找不着，石头不能言语，无法取证。日久，山坡也种树造田，改了地貌，丧失了摔滚的形势。遂成疑案，永挂档袋。“文革”中，“精生白骨堆”，“奋起千钧棒”，斗斗致残。

七十岁时，这五十年前的五日冤情“宜粗不宜细”，“留尾巴”，终获“改正”。徐陵老头已无力高兴，可也敞怀饮酒一番。谁知闪了风，感冒发烧，卧床五日后烧退，却懒得起身，懒得说话、懒得日常琐碎。

忽一日，竟早起。穿着平整，漱洗仔细，面容平静，眼色温和。稳步出房门，出楼门，出大门。

老头在历次审查中，从军队“清洗”到边远小城，由黑发到白发，由抄抄写写，到看看守守。但凡风吹草动，必进劳改队。又因与石头结缘，自通石匠技术，每当修桥补路，他是现成当用人才。老来手如砂石，腿如原石，腰背如驮石的龟。

这天走出大门，来到石桥，垂目凝视桥与路齐地方，一块长方石条。当年修桥时节，石料用尽，单缺这么一方。他从别处搬来，未经斧凿，严丝合缝。

再到十字街头，中心用石头砌个假山模样，那充当主峰的，带槽，落得进一个蜷缩的人。

走遍大街走小巷，石阶，石坎，鹅卵石，碎石子……无不——一看望，那专注模样，众人说作“相”，如相面相亲相棋。众人里的家人，暗暗尾随到底。末后忍不住，问声：

“说话有障碍吧？”

“没有障碍。”他发音清楚。

“那也说句话嘛。”

“说什么呢？”他平静反问。

众人本来不怎么平静，家人本来怎么也不平静，徐老的出奇平静像水从头洗了下来，人想是呀，说什么呀，石头一样痴了不就齐了。

徐陵老头回到家中，仰面躺下，无声无息，没有喜悦，没有厌烦，连劳累也没有显露。众人只说得一个满字，下边是满足

呢，满完呢，还是满可或满不可？说不准。这一躺下再也没有起来，众人才说定：满寿了。

哭 痴

晨起好太阳，一家三口在金色里围坐，喝牛奶、吃油条。女儿高兴，“摆活”股市花絮。

“……四天四夜，四起四落，赚了四十万……”

母亲在桌子下面猛踢一脚，女儿警觉。凡四、司，团音的十、市，谐音的痴、嬉，只和死字沾边含混的，都可能犯忌。女儿忘乎所以，小嘴丝丝的连串冒犯，老父亲已经两眼汪汪了。

夏立银，古稀，白发，方脸，阔口，两眼稍有光彩，板定将军相貌。可惜时常眼泪如豆，出眼窝，挂颧骨，不下。引发两腮抽抽，咽喉哽哽，将军相貌顿作了娃娃脸。

老伴伸手过去擦眼泪，哄道：“股市股市，咱们一股脑儿不懂，不听下一代不三不四……”又出来一个四，忍笑咽住。

女儿凑过来接着哄：“不哭不哭，什么股市，屁股屁股……”屁股另是一忌，女儿吐舌头。

夏老头哭道：“我死了，早死了。”

“您活着，您在您在。我掐胳膊了，疼吧疼吧。”

“半死叫摆平，打死叫拉倒。死过几回的人了，不怕……”老伴搂脖子才捂住那个死字。

女儿压着身子：“敲您的磕膝盖了，一敲一蹦，腿在这儿。”

老头挣扎着哭出来：“把馒头扔在地上，要我趴着啃……”

“你看你看，嘴也在，舌头也在。”

“您哪您哪，脚丫也在，大拇哥在，二拇哥在……”

“趴着还要撅屁股。不撅，踢。再不撅，扒裤子，啐屁

眼。……”老伴使肩膀堵，夏老头搯着，跺脚大叫：“我死了。”

女儿搯脚叫道：“连小拇哥也好好活着在，您哪，全在全活着，全活全在……”

老头甩头叫出来：“人格呢？”

“人格没跑，套牢在股市……”股和市都忌，女儿忍笑咬唇。

“人格在哪儿？我的人格死了！人格呢？死了！”夏立银两眼圆睁，闪出将军相貌。可惜泪如豆下，腮抽，喉哽，又不成样子了。

母女两个抱头搯脚擦泪连笑带哄：

“嬉哭嬉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痴郎。仁人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天大光。”

倒 立

莫 言

1

临出门时老婆硬逼着我扎上了一条领带，换上了一套西装。骑车走在黄昏的路上，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浑身如同撒了牛毛一样刺痒。进了市委宾馆的大院，躲在一棵雪松树的暗影里，赶紧把领带解下来塞到口袋里，又将西装脱下来揉搓了一阵，本想抓把土撒上做做旧，又怕回去惹老婆发疯，只好就这样穿上，身上还是别扭，但也没有办法了。

沿着灯光幽暗、树影婆娑、用大理石碎片砌成的小路，我朝宾馆深处最豪华的一号楼走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今晚在一号楼西餐厅的五号包间设宴招待我们——他的中学同学。得到我竟然也受到了邀请的消息时，我正在电影院广场旁边的修车摊上与修鞋的秦胖子杀棋。我的老婆——这个十年前就从丙纶厂下了岗的倒霉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我把左路的炮沉到底，叫了一声：将！然后抬起头，看着跑得浑身肉颤的老婆，问：跑什么？是家里起火了还是你被强奸了？老婆踢了我一脚，骂道：

你这个鸟人，怎么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呢？老秦瞪着眼问：你这个鸡巴炮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我的炮一直就支在这里，就等着你跳马让路呢。——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这就叫眼色不济吃苍蝇！下棋不看棋盘你看什么？——我看你老婆呢！——我老婆有什么好看的？——你老婆好看着呢，两扇大腩，一身肥膘，胳膊像腿腿像腰——我老婆一脚就把我们的棋盘踢翻了，骂道：你们这两块狗不吃猫不叼的癞货，我让你们下！我让你们下！我老婆用脚把那棋子踢得满地滚动着，嘴里发着狠说：我让你们下！

我看到老婆真动了怒，便慌忙站起来，拍着她的屁股说：好老婆，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老婆猛地把我的沾满了油腻的手拨开，说：滚到一边去！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面额五十圆的票子，塞到她手里。说：今日运气好，大修了一辆山地车，我要价五十，那小子连价都没还，扔下这张票子就骑上车走了。老秦弯腰捡着棋子，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是谁？——他就是斧头帮的帮主。老秦压低了嗓门说。我说老秦你可别吓唬我，我从小就胆小。老秦说我要是吓唬你我是你老婆养的私孩子。我老婆说去你娘的，养私孩子也不养你这号的！我说他是斧头帮的帮主又怎么着？我一个臭修车子的，凭手艺卖力气吃饭，他能怎么着我？再说了，我在他那辆破车子上下了功夫，给他上了油，拿了龙，连每根辐条都给他擦得锃亮，要他五十元也不多。老秦说：不多不多，要五百元他也会给你。我看到老秦的脸上浮现出狡猾的微笑，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秦说没有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样说话怎么会没有意思呢？老秦鬼鬼祟祟地往四处打量了一下，压低了嗓门说：你好好看看那张钱。

我从老婆手里把那张钱抢过来，对着太阳一照，看到那个暗藏在纸里的工人老大哥面孔模糊，嘴上似乎长了一圈胡子。借了

秦胖子一张真钱一对比，果然是假的。操他的妈！我高声叫骂着，广场上的闲人都转回头看我。老婆把那张假钱夺回去，翻来覆去，又摸又照，终于也确定是假币无疑。老婆嘟哝着：哼，还说人家眼色不济吃苍蝇，你自己才是眼色不济吃苍蝇，你岂止是吃苍蝇，你连屎都吃！我知道老婆正在闹更年期，不敢与她吵，就骂老秦：你个杂种，明知道他用假钱糊弄我，为什么不给我提个醒？老秦低声道：我倒是想给你提个醒，可是我也得有那个胆，他是谁？刚才对你说了，是斧头帮的帮主，是卸人的行家，今天我给你提个醒，明天我的一只手或者是一条腿可能就没了。

操他的妈，我还骂，但是嗓门已经压低了。老秦说，你就认了倒霉吧。你不就是出了一点力，费了一点油、贴上了几个小零件吗？再说了，这也不一定就是吃亏，多少人想巴结这个帮主还巴结不上呢。

老子靠手艺吃饭，谁也不巴结，我低声嘟哝着，心中渐渐平和起来，问老婆：还没问你呢，这样子急火狼烟地跑来有什么事？

老秦插言道：能有什么事？发情了呗！

去你娘的个秦胖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老婆骂了秦胖子几句，兴冲冲地对我说：我刚想到菜市场去买鸡蛋呢，听说鸡蛋要涨价，一抬头就看到你那个在新华书店当经理的同学，叫什么来着……你看看我这记性——肖茂方，外号“小茅房”，是新华书店的副经理——对啦对啦，是那个“小茅房”，开着一辆快散了架子的吉普车，看到我，也不下车，把半个身子从车门里探出来，喊了一声嫂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原来是大兄弟，走走走，快回家坐坐。他说魏大爪子呢？我说魏大爪子一大早就到电影院广场去守他的修车摊去了——你这个臭娘们儿竟然也跟着那小子叫我的外号！——叫顺了嘴了嘛，老婆说，我对你那同学

说，大兄弟；你如果着急我就去把他叫来。他抬起手腕子看看表，说，不用了，你去告诉大爪子，就说我们的老同学孙大盛从省里回来了，今天晚上七点在政府宾馆一号楼西餐厅五号包间请客，请的全是我们的同学，告诉大爪子早些收摊，别耽搁了。我请他回家喝茶，他说还有好几个人没有通知到，要赶着去通知，就开着他那辆破吉普车跑了。我想这事可是不能耽搁，就赶忙来告诉你。你知道你那个同学当到了哪一级——哪一级？——“小茅房”说是刚提拔了一个什么副部长，全省的干部有一半归他管。

原来是孙大盛这个猢猻！我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大大咧咧地说，别说他是什么副部长，他就是再大的官老子该不尿他还不尿他！他能管着全省的干部，但他能管着我吗？

看把你烧的，老婆说，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人家当到那么大的官，还没忘了你这个修破车子的，你反倒拿起糖来了。

我真的有些生气了，对老婆说：当官，谁当不了？别说什么副部长，让我当省长我也能当。但你让他们来修修自行车试试，你让他们来修修皮鞋试试，对不对老秦？他们行吗？他们不行。老秦说，大爪子哟，你别嘴硬了，只怕见到你那个部长同学，连骨头都酥了。——呸，如果是别的大干部，我见了也许还打怵，但这个孙大盛，他当了地球球长我也不怵。这主儿，尿床尿到十六岁，翻墙头偷樱桃一不小心掉到我家猪圈里，还是我爹用二齿钩子把他捞了上来。他在别人面前拿架子可以，在我面前嘛，咋不好说他不敢，咱可以说他不好意思。——你就别在这里胡 噱了，老秦道，古人说得好，“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甭管人家小时是什么埋汰样子，人家现在是大干部，还没忘了你这个修破车子的，就是你的造化。——老子不稀罕——嘴里是这样说，心里是怎么想的？老秦用嘲弄人的口吻说，快收摊回家，刮刮胡子

洗洗脸，准备着赴宴去吧！大爪子，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位尊贵同学，杀死我我也不会蹲在这里修车子！——修车子怎么了？我说，这座城里没有了市长老百姓照样过日子，但没有了我，也包括你，人民群众会感到很不方便！——听听，越说越不要脸啦，我老婆说，你这样的货色，是死猫撮不上树，我这辈子嫁给你算是瞎了眼。老婆气呼呼地转身走了。我追着她的背影说：你这样的也只能嫁给我，你想嫁给美国总统，可惜人家不要你。——老魏，秦胖子郑重其事地说，别油嘴滑舌啦，这是个好机会，既然你那老同学点名请你，说明你在他的心中还是很有地位的，趁着这个机会拉上关系，将来肯定没你的亏吃，没准儿老哥还要跟你沾光呢，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你想想他手里的权力有多大吧！……

2

一号楼里灯光通明，楼前的空场上停着十几辆轿车，车壳子油光闪闪，好像一群明盖的大鳖。一个身穿西服的小伙子在楼门前的出厦里悠闲地走着，一看那派头就知道是从省里下来的。我躲在树影里观察着他，看人家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地自然大方，那套西装就像长在身上似的。小伙子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我也看了一下表，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估摸着离七点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我不愿意提前进去，让七点来咱就七点来，免得讨人嫌恶。我看到二楼的一间挂着雪白窗帘的大房间里灯火辉煌，晃动的人影映在窗户上。从里边传出了一阵似乎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我知道发出这笑声的就是原来的调皮少年如今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此刻活动在我脑子里的全是他年轻时猴精作怪的模样。那时候，谁也想

不到他能成为这样一个大人物，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心中感慨万端，从树影里闪出来，向着明亮的大厅走去。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的目光扫过来，我心中感到怯生生的，脚下仿佛粘上了胶油。幸亏肖茂方的吉普车哆哆嗦嗦地开了过来，我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迎了上去。从车里钻出了粮食局局长董良庆，交通局副局长张发展，政法委副书记桑子澜，当然还有新华书店副经理“小茅房”。这四位都是官，都比我混得好，我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但马上又安慰自己：他们在我面前是官，在孙大盛面前是孙子。我在谁的面前都不是孙子。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我是人民，他们这些家伙都是我的仆呢。

“大爪子，你小子，一个人先跑来了，我还预备着开车去接你呢！”“小茅房”对我说着话，转到车子这边，拉开车门，说：“夫人，下车吧！”

我吃了一惊，看到“小茅房”模仿着外国电影里仆人的动作，用一只手护住车门的上框，让一个面如银盘的女人钻了出来。

钻出来的女人是我们的同学谢兰英，想当年她是我们学校里出身最高贵、模样最漂亮、才华最出众的一朵鲜花，如今她是“小茅房”的老婆、新华书店少儿读物专柜的售货员。她穿着一条紫红色的长裙，脖子上套着一串粗大的珍珠项链，耳朵上也悬挂着一些丁零当啷的东西。她的腰身比起当年虽然肥大了许多，但因为个头高，所以看上去还是有点亭亭玉立的意思。身材矮小的“小茅房”弓着腰站在她的面前，就像大树旁边的一棵小树，就像大蚂蚱身边的一只小蚂蚱。

“董良庆你个龟孙子，张发展你个兔崽子，桑子澜你个鳖羔子！”我故意地起了高声，没称呼他们的官职直接喊着他们的名字，名字后边还带着一串拖落。

桑子澜笑着说：“狗改不了吃屎，这家伙，嘴还是这么脏。”

叫谢兰英时我压低了嗓门：

“谢兰英你好，好久没见面了。还认识我这个老同学吗？”

“不认识了，”谢兰英微微一笑，说，“我认识你儿子，他经常去买小人书。”

“可不是怎么地，”我说，“这小子，把我修车子挣那点钱差不多都送到他谢阿姨那里去了，家里光小人书就有一千多册了！”

这时，那个站在门前徘徊的青年潇洒地走过来，问道：

“请问，你们是孙部长的客人吗？”

“是的，”“小茅房”说，“都是孙部长的同学。”

“孙部长正在跟陈书记和沈县长谈话，请你们先到餐厅里等他。”那青年说着，头前引着路，带我们进入了地面光滑得能照出人影的大厅。服务台上几个美丽的小姐满面微笑，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在那青年的引领下拐了一个弯，进入一条铺着厚厚地毯的廊道。廊道的外侧是透明的玻璃墙，玻璃外边的水池里喷着水花，五彩的灯光像五颜六色的花瓣一样渗到水花里。廊道的里侧，每隔几米就有一个跟真人差不多大小的石膏女人站在那里。她们的姿势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她们都没有穿衣裳。还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她们都比较有肉，奶子也比较大。我们的队伍是这样排列的：青年在头前引路，紧跟在他后边的是“小茅房”，“小茅房”后边是董良庆，董良庆后边是张发展，张发展后边是桑子澜，桑子澜后边是谢兰英，谢兰英后边是我，我后边什么人也没有，但我总感觉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忍不住回头张望，回头一张望发现我的身后确实一个人也没有。如果非要说是有人也可以，那就是那些被我们抛在身后、光着腚站在廊道边上站岗的石膏女人。当时我也想过，这些女人也可能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但近前一看就发现她们是石膏的。如果是石

头，她们的颜色肯定会有一些差别，但她们的颜色一点差别也没有，全是一个样子的雪白。我跟随在谢兰英的身后大约有一米远的地方，跟得太近了不方便，跟得太远了显得我像个盯梢的特务。跟在她的身后一米多一点还是比较合适的距离。我小时候鼻子很灵敏，我娘常说我是‘馋猫鼻子尖’，长大后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导致了嗅觉严重退化，但我还是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我的鼻子嗅到了的淡淡的香气，在别的健康灵敏的鼻子里就肯定是浓得像油一样的香气了。起初我还以为是服务小姐撒在廊道地毯上的空气清新剂的气味，但我很快就判断出不是空气清新剂的气味，那气味多么浅薄啊。但现在在我面前缭绕着的是一种很有厚度的香气，这香只能来自谢兰英的身体。我突然想到：如果谢兰英一丝不挂地站在这廊道边上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她的皮肤肯定比这些石膏女人要黑，但是她的身体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所以即便是黑的也是好的。然后在我的眼前就仿佛真地出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谢兰英了。我知道这种想法违法乱纪，于是赶紧地收拢住心猿意马，往前看，看到她在我的面前大摇大摆地走着。她的双臂摆动幅度很大，双脚有点外八字，走起来好像故意地把双脚往外撩一样。当年在舞台上能够表演大劈叉、翻空心筋斗、倒立行走的侠女，几十年后竟然用这样的鸭子步伐行走。她这样在我面前行走使我感到失望，但也让我感到亲切。走完了廊道又拐了一个弯，然后拐进了另一条廊道，这条廊道没有方才那条布置得豪华，地毯浅薄，上边有很多污渍，边上也没有石膏女人站岗。一个穿红色锦绣旗袍、衣襟上别着一支圆珠笔的瓜子脸小姐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她亲切地问：

“是孙部长的客人吗？”

青年微微点头，小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她拉开了包间的门，耀眼的光明和刺鼻的霉变酒气从房间里奔涌而出。青年闪

身站在门边，与那个美丽的小姐隔门相对，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她和他没说话，但是做出了请我们进去的姿势。在“小茅房”的带领下，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房间。我看到刚进房间时谢兰英还抽了抽鼻子，说明她对那个出将入相的房间里的气味很厌恶，但一会儿工夫她的鼻子就恢复了正常，我的鼻子也嗅不到那股子邪气了。青年客气地对我们说：“请各位先坐坐，我去向孙部长报告。”

谁也没坐，都转着脑袋观察房间里的摆设和装修。我原以为像董良庆、张发展这些当局长副局长的，应该对这里很熟悉，但看他们的眼色，也好像是初次进来。房间大啊，真大，中央一张桌子大得能摆开我的修车摊，也可以在上边唱二人转。靠窗那儿，还有一个铺了红色地毯的小舞台，舞台旁边摆着唱卡拉OK的全套家什，舞台上还立着两只落地式的麦克风。桌子周围有一圈椅子，椅子后边还有一圈沙发。沙发是白色的，一看就知道是用上等的羊皮做的，胀鼓鼓地趴在那里，好像一群大蛤蟆。这样的沙发不坐实在是太可惜了，既然那个小伙子让我们先坐着，还客气什么？先坐下，犒劳犒劳，等孙大盛来了我赶紧起来就是了。这样想着我就一屁股墩在了沙发上，什么感觉就不用说了，说也说不明白。大圆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台布下边还有一层深红色的绒布，我知道那叫天鹅绒，与悬挂在窗户上的落地窗帘是一种料子。大圆桌的中央是一块圆形的茶色有机玻璃，能够旋转的，这个我懂，要不这样大的桌子如何夹菜呢？”我坐下了他们好像没看见一样，这些伙计，束手锁脚地站着，眼珠子转来转去，脸上的表情都很别扭，泄露了他们心里的紧张。别看他们大小都是官，其实也都是些土鳖，没见过什么大场面，还他妈的不如我呢。真正有点派头的还是谢兰英，你看看人家，手扶着一把椅子的后背，文文静静地观赏着墙上的一副大画。这画上画着一